

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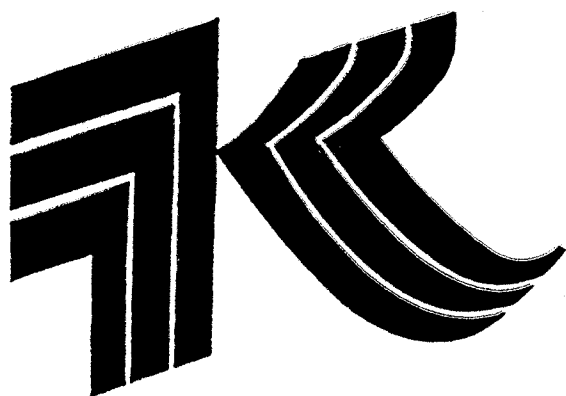
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

张翼星 编著

重庆出版社



此项研究
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列宁哲学思想 的历史命运

张翼星 编著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马振常

封面设计 王小珊

技术设计 聂丹英



张翼星 编著

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5 插页6 字数405千

1992年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

ISBN7-5366-1984-7/A·5

定价: 10.80元

前 言

本书是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研究课题“列宁与当代哲学问题”的一份成果。这个科研项目的课题组,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部分从事列宁哲学思想教学和研究的同志组成的,由张翼星、王东负责主持。最初的成员是:黄楠森、张翼星、王东、夏剑勇、易杰雄、莫立波。就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的迫切问题,曾组织初步讨论,并曾搜集、整理国际国内有关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的文献资料,编印“关于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的若干文献目录”。随后,由于工作调动等原因,在进入实质性讨论后的课题组成员是:黄楠森、张翼星、王东、夏剑勇。

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各自进行了有关列宁哲学思想的专门研究和写作。黄楠森与曾盛林合著《列宁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王东深入研究了列宁的晚期思想,撰写了专著《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张翼星发表了“关于列宁主义实质的若干问题”、“应当加强列宁哲学思想来源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等论文20余篇,并翻译了卢卡奇著《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科莱蒂著《从卢梭到列宁》、马尔库塞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诺曼·莱文著《辩证法内部对话》等著作。夏剑勇发表过“列宁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等论文。

在个人研究、写作的基础上,课题组曾就列宁主义的思想实

质和理论贡献、列宁与社会主义道路、国际上有关列宁哲学思想的争议等，组织了若干次专题讨论，并多次更改了写作提纲。鉴于当前列宁主义和列宁哲学思想在国际范围内面临的严重挑战，课题组最后决定就争议最多的十个重要方面，结合评论西方某些学者的观点，着重阐述列宁哲学思想的实质和意义。全书由张翼星执笔编写和编译。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特别是第八、九章的写作，参考或吸取了王东的某些研究成果，第七章的初稿，是由夏剑勇提供的。总之，本书的积极、正确的方面和合理性内容，反映了课题组集体研究的成果，而书中错误、疏忽的方面和不足之处，则应由执笔者个人负责，并恳请国内外学者和广大读者多予批评、指正。

除导言外，本书分正、附两篇，正篇部分共分十章，是科研项目的正面成果，表明我们对列宁主义、列宁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并结合分析、评论西方某些学者的观点。附篇部分翻译、选编国外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有关列宁哲学思想的若干著述，是科研项目的副产品，可对照参考阅读，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列宁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提供一份参考、批判资料。

列宁主义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革命人民的旗帜和指南。列宁的思想对20世纪的社会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然而，怎样认识和对待列宁主义，怎样评价列宁的哲学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却有着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当今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严重挫折和暂时困难之际，有关列宁主义和列宁哲学思想的评论，更是国际社会思潮斗争的焦点。列宁主义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在当前的形势下和今后的一定历史时期内，维护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坚持和阐明列宁主义和列宁哲学的基本理论，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光荣职责和迫切任

务。承担这种职责和任务，不但需要敢于坚持真理的理论勇气，而且需要善于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

对于列宁主义、列宁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对于西方某些学者的批评和诘难的回答，历来有两种方式和态度。一种是对列宁思想作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对各种批评、诘难采取简单否定和一概骂倒的态度；另一种则是通过深入、扎实的研究，确切把握列宁主义的思想实质，有分析、有说服力地回答各种批评和诘难。我们主张后一种方式和态度。前一种方式和态度，不但有损于列宁主义的生机与活力，而且面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严重侵袭，容易使人解除思想武装，失去免疫力，在一定条件下转向修正主义，充当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这在当今的国际风浪中，是有深刻教训的。后一种方式和态度，要求把列宁主义和列宁的哲学思想，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不但充分揭示列宁主义的时代性和国际意义，而且恰当肯定它的历史性和民族特色；不但高度评价列宁主义、列宁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而且实际分析它的某些历史局限和不足之处；不但严肃认真地批驳各种否定列宁主义和列宁哲学思想的错误观点，而且注意研究某些批评中包含的合理或可资借鉴的因素。我们认为，只有这种态度，在当今国际社会思潮的激烈争论中，才能卓有成效地维护和推进列宁主义，显示出高度的科学性和战斗力。

列宁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自觉适应时代、历史发展的要求。列宁主义和列宁的哲学思想，都有其形成、发展的过程。列宁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依据客观形势、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校正、完善原来提出的政策、策略和理论观点。随着时代、历史的前进，列宁主义和列宁的哲学思想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卢卡奇在谈到对待列宁主义的态度时，曾经说：“在历史的进程中，只有以生动的方法发展的东西，才

是保持得住的。”^①就是说，只有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列宁主义，才能真正维护和坚持列宁主义。面向现实和未来，重要的，不是拘泥于列宁著作的某些词句，不是固守列宁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认真运用列宁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在坚持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时，也必须同时重视列宁提出和运用这些原理的方法。列宁从来没有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某些现成结论和词句上，而是在新的时代、历史条件下，日益紧密地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作出当代最突出的贡献，探索和开创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的确，我们应当以列宁研究马克思的精神来研究列宁，以列宁对待马克思的态度来对待列宁。不能把列宁的学说当作某种固定不变的格式或教条，不能躺在列宁主义的现成内容和结论上，而要在研究和运用列宁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列宁的思想。

正是基于这种态度，本书试图全面地揭示列宁主义的思想实质和理论贡献，历史地把握列宁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和理论来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分析和评价列宁主要哲学著作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历史地位，并在列宁与社会主义道路、列宁与人道主义、列宁与民主等当代最敏感的问题上考察列宁的理论成就和曲折的探索进程。最后，对列宁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若干比较，以便在国际范围内更好地考察列宁主义——这个当代马克思主义主潮的意义和命运。在所有这些方面，都结合西方某些学者的批评和诘难，作出严肃的、有分析的回答。

本书对列宁主义和列宁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只是一种尝试，希望这种尝试能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教正。

① [匈] 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英译本，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4，第88页。

导 言

黄 楠 森

列宁主义(包括列宁的哲学思想)是在革命实践中诞生的,是在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战斗中产生的。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就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反对和攻击。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列宁主义在苏联辽阔的国土上成为最高的指导思想,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又使它成为这些国家的最高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国家里受到了极高的崇敬。然而,如果说它在十月革命前的西方国家中并不为人所注意的话,在十月革命后的西方国家中就开始受到重视了,除了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肯定和赞扬而外,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诘难和诋毁。随着苏联的日益强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扩展,随着列宁主义崇高地位的不断上升,西方国家对它的反对和攻击也相应地不断上升。可以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中对列宁主义及其哲学思想的诘难和攻击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思潮,人们称之为挑战。80年代这股思潮也侵入了我国理论界。90年代第一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了,列宁及其思想在苏联解体前已受到了苏联某些人的攻击,而今无疑会受到更多的人的“批判”。中国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其中当然包括坚持列宁的思想,但是列宁思想的影响从世界范围来讲确实降到了最低点。这自然会使列宁思想批判者的气焰大为增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对列宁思想的挑战?列宁思想的历史

命运究竟如何？这些问题便成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关注、不能回避的问题。下面试以列宁哲学思想为主作一些简略的分析。

西方理论界对列宁哲学思想提出的挑战，其人物是复杂的，其内容也是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就人物来说，有老牌的资产阶级政客，有露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有列宁及其思想的研究者，即所谓列宁学家，有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家，也有抱有不同意见的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内容来说，有对列宁及其思想的挑剔、歪曲、攻击甚至谩骂，有从唯心主义老论据出发对列宁哲学思想所作的分析、批判和诘难，有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立场出发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的批判和攻击，有以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为根据对列宁思想提出的诘难和批判，有以20世纪科技革命为根据对列宁思想提出的诘难和批判。除了那些纯粹出于政治偏见和阶级偏见而提出的攻击和谩骂不值一谈而外，其他诘难和批判都有是非可言，都有道理可讲，都是应当加以分析和回答的。下面不妨稍作分析。

有些是哲学史上的老问题。自英国的贝克莱以来，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者都攻击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是绝对的抽象物，因而是虚无，是零，是不存在的；认为唯物主义区分物质和意识是把世界二重化了，是二元论；谈论经验以外的什么东西是反科学的形而上学；硬说反映论否认主体的作用，否认认识的主体性，是机械反映论。因此，在他们看来，不依存于人的意识、经验的物质世界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不能认识的，因而是无意义的。在哲学史上重复了几百次的这些论据从列宁生活的时代直到今天又以新的表述方式出现，列宁当年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得不重提哲学史上的这些论据，以反驳马赫、阿芬那

留斯等人对唯物主义的歪曲和攻击。他明确指出对像这类是非十分明显的问题，有的人一定要单纯从理论上去纠缠。要说服他们是很难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实践问题，这些唯物主义观点是人类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通过亿万次的实践检验而肯定下来的，是决不会为实践所否定的，当然更不可能为任何理论论证所推翻。令人奇怪的是至今仍然有不少思想家津津乐道这些古老的论据。各种实证主义流派有一个共同前提——拒斥形而上学（否定经验以外的客观实在），多数现代人本主义流派也都坚持认为谈论什么离开人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有的人直接认为列宁把物质定义为人通过感觉感知的、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是难于自圆其说的，列宁把认识说成是摄影、复写、反映是机械反映论。对于这些老论据，列宁在当年也进行过反驳，今天既然又以新的方式提出来，当然也应该以新的方式来反驳和回答。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抛弃了人本主义历史观，以唯物史观来分析、解决社会革命问题提出来的，但人本主义历史观并未从此销声匿迹，它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始终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对立面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相抗衡，另一方面始终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代表歪曲和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一个“论据”，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是反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用今天的时髦语言来说，是违反人权的，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称之为“自由、民主”）倒是人道主义的、尊重人权的。列宁在其一生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并结合20世纪的世界形势和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向前发展了这一理论，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样一来，列宁及其思想，特别是他的革命理论，就代替马克思及其思想而成为众矢之的。尽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人本主义已大大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但他毕竟曾经是一个人本

主义者，其中有不少文章可做，有的人就极力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而列宁在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早期就高举唯物史观的旗帜，同人本主义历史观展开了斗争，这特别表现在他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对米海伊洛夫斯基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上。十月革命后，列宁的社会革命理论被看成洪水猛兽，国际资产阶级使用了一切手段来扼杀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列宁的理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后来斯大林犯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更给他们提供了攻击列宁主义的借口。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坚持人本主义历史观的人也以人道主义来批判和反对列宁主义。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情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赫鲁晓夫为了彻底否定斯大林，举起了人道主义的旗帜，抽象地鼓吹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而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抛到了九霄云外。但他并不否定列宁，于是苏联理论界就开始从事弥补列宁主义和人本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对立、把列宁和列宁主义人本主义化的活动，宣称列宁是马克思之后的第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这样，苏联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就同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人本主义思潮同流合污了。赫鲁晓夫后来下台了，但苏联理论界的人本主义思潮一直占据着统治思想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究竟是唯物史观还是人本主义历史观？或者说，唯物史观与人本主义历史观是相容的还是根本对立的？人本主义是否可以区分为人本主义历史观和人道主义伦理原则两个方面？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有什么区别和联系？阶级分析方法究竟在世界范围内和各个国家内还灵不灵？社会主义究竟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固然有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偏见的因素，但也包含着一些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回答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置之不理。

当然不能说对列宁思想的挑战全都是由于哲学上的偏见、阶

级立场和政治偏见，有的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或者说其中有着时代发展和世界形势变化的因素，也就是说，出现了新问题。对新问题，当然更应该认真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19世纪时代的产物，列宁的思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代的产物，其中诚然包含着许多放诸四海而皆准、行诸万世而不悖的普遍真理，毕竟还有不少东西由于时代的发展需要加以改变、补充和丰富。列宁的许多思想除它的历史来源和思想来源而外，主要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形势和俄国国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对列宁思想的挑战有些就来自这种变化。十月革命前，整个世界都是资本主义的天下，有些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统治之下。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被认为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确实当之无愧。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矛盾重重，日趋尖锐和激烈。出现了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上解决了帝国主义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俄帝国主义和被侵略国家的矛盾。社会主义的俄国受到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围攻是毫不为奇的。围攻没有摧毁它，但俄国革命的胜利在欧洲掀起的革命高潮也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胜利，世界历史进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和相持的阶段。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在他的领导下，尽管社会主义苏联一直处于资本主义的白色包围和封锁之中，尽管它受到了横扫欧洲的法西斯德国的疯狂进攻，社会主义阵地坚持下来了，社会主义运动30多年来从整个过程来说保持了上升的势头。在这段时期内，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了30年代经济总危机的折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这无疑减轻了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压力，客观上有利于苏联的稳定和成长，但决不能因此否认斯大林的决策和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欧

洲和亚洲的成片出现，把社会主义运动推上了另一个高涨的巅峰。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中人们的心态同今天是大不一样的，那时人们谈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共产主义在一些国家中还要多久就能实现。但是，也就是在50年代，世界形势开始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5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慢慢从战争的破坏和苦难中恢复过来，并借助于科技革命的成果，使原本较高的生产水平又开始悄悄上升了。短短30年左右，发达国家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极其明显的提高，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不管这种景象是怎么形成的，不管资本主义世界还有多少问题，多少不可克服的矛盾，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今天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这种形势的出现自然会引起一系列问题：列宁当年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那些著名的论断（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垂死性等）还正确吗？发达国家还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吗？社会主义的实现在这些国家里还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道路吗？回过头来再看一看社会主义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它们各自的空前的历史性成就，但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无论在生产发展上还是生活提高上都未免相形见绌。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于是在70~80年代，社会主义改革形成了世界性潮流。改革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也引起了新的问题，从整体上说，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了，有的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都改掉了，国家解体了，共产党瓦解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因而能在1989年的席卷全国的学潮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在1990、1991年的东欧、苏联的剧变中岿然不动，虽然中国的改革还存在着大量问题，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要走。这种形势的出现自然也会引起一系列问题：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为什么会失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坚持下去吗？列宁提出的一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

利、在文化落后国家先解决社会制度问题再解决文化落后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吗？说到底，将来的世界会是共产主义的天下吗？不管是资本主义方面，还是社会主义方面，形势的变化都向列宁思想提出了挑战。这种变化对于有着阶级偏见和政治偏见的人来说，当然是绝妙的借口。他们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把实践看成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吗？现代的实践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失败。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早已这样断言了，形势的发展似乎在不断证实他的预言。这些人当然是不可能被说服的，但是他们的论据需要分析、研究，他们根据这些论据提出的挑战需要回答，因为他们所提的问题在持中立立场或对社会主义抱同情态度的人们头脑里也是存在的，需要回答；不仅如此，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坚定共产主义者的信念，也需要回答。

前已谈到，20世纪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是时代变化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哲学的影响特别大，有必要专门讲几句。20世纪的自然科学较之19世纪确实具有革命性的进展。19世纪的自然科学从整体上说，是以原子论和牛顿力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原子是构成自然界的最小物质粒子，原子按照牛顿力学规律在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中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和运动变化，形成物质世界。除原子以外，当时已知有电，但电的本质还弄不清楚；还承认一种叫做“以太”的物质，但它的存在并未证实。自然科学革命开始于19世纪末，比原子更小的物质粒子被发现，原子是最小粒子的结论被推翻了。以此为起点，科学向人们揭露了一个新的世界——高速运动的微观粒子的世界，它与牛顿力学规律支配的宏观世界迥然不同。不仅如此，后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论证了时空不可分、时空依赖于物质、时空依赖于参照系、质量与速度相关、质量与能量相关等结论，20世纪所认识的宏观世界也与19世纪所认识的宏观世界迥然不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量子力学使人们有可能对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微观世界

的运动规律获得系统的完整的理解，特别是统计规律的发现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结合构成了20世纪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并为后来自然科学的飞跃发展开辟了道路。30年代以来，对原子裂变的研究使人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基本粒子，越来越深地认识了微观世界。现代物理学与化学互相渗透，形成了原子核化学、结构化学、高分子合成化学等新领域。生物学的研究使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从细胞水平深入到大分子水平，并发现了遗传物质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建立了分子生物学。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也大大扩展和深化了，从时间上说达到了100亿年以上，从空间上说达到了100亿光年以外的距离，对天体的形成和演化提出了有科学价值的新的学说。在这些科学突破的基础上出现了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基因工程等高科技以及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海洋科学等综合性科技部门。各门科学日益分化，又日益渗透和综合，推动了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横断科学的出现。总而言之，20世纪的科学技术飞跃发展，远远超出了19世纪的水平。

科学的革命性变化成为有些人否定列宁哲学思想，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的根据。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列宁的哲学思想，是19世纪的产物，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反映，在今天早已过时了。唯物主义过时了，决定论过时了，矛盾论过时了，反映论过时了，整个思维方式都过时了。前已谈过，这些都是哲学史上的老问题，新瓶装旧酒，老观点找到了新论据，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相对论、量子力学、系统论和认知心理学。据说这些理论否定了外部世界存在的客观性，否定了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否定了矛盾辩证法，否定了反映论，等等。事实上，这些观点并不仅仅是19世纪科学发展的产物，而是人类几十万年，乃至几百万年以来的全部实践和科学的总和所证明了的，不仅20世纪的科学推不翻，下几个世

纪的科学也推不翻，然而要发展，要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尽管观点是旧的，肯定的观点和否定的观点都是旧的，论据却是新的，对于旧的真理也有一个以新论据去检验它和发展它的问题。以20世纪科学的发展为论据去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列宁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一种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回答这种挑战。对挑战的回答将推动我们研究和总结新的科技成果，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列宁哲学，形成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

由于当代对列宁思想的挑战包含了各种复杂的因素，正确的回答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我们既不能笼统地否定一切不同的反对的观点，也不能笼统地追随时髦。怎么进行分析呢？怎样的分析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呢？我们认为，任何争论的双方必须具有共同认可的一些前提，争论才有可能分出是非曲直来。如果毫无共同语言，争论只能是单纯的攻击、诋毁、谩骂，这样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前提当然是很多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前提。我们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说，有两个前提至关重要，一个是承认全部人类实践的总和以及建立在实践总和基础上的人类健全常识和全部科学发展的可靠性；另一个即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不管经历多么崎岖曲折的途径最终必然实现。当然，这两个前提也不是独断的，而是必须说明的。先谈一下第一个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于实践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关于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人类实践的总和，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从实践中，归根到底从生产劳动中找到它的最后的根源，这些观点是人们都同意的，但在这种共同认识中，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在马

克思主义看来，人类实践是一种客观的活动，其中虽然包含着每一个参加者的主观的自觉的活动，即有主体性，但就其整体来说，它的运动和发展却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而在有的人看来，实践之为实践就在于它的主体性，在于它是受人的意识支配的，因此，实践性就是主体性，实践性观点就是主体性观点。列宁的哲学十分明确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而在他们看来却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这种观点导致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而与当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合流。至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则是毫不掩饰地公开地以脱离实践为其显著的特征之一。西方哲学归根到底无疑也是实践的产物，并为当时的社会实践服务的，但哲学家们一般都不承认这种关系。在他们看来，实践是人们的实际生活领域，而哲学则是超越实际生活的东西。哲学是纯粹理论思维的产物，或者是哲学家的感情、爱好、信仰的理论表现，它如果要对实际生活发挥什么作用，也是作为外部的东西强加于实际生活。实践是我们回答时代挑战的基本出发点，如果根本不承认这个出发点，或者虽然承认却把它理解为主体性，那么，在许多问题上难于达到一致结论的。

与上述问题有密切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健全常识的态度。所谓健全常识是神经正常的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日常生活的直接的素朴的共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然离不开常识，日常生活靠常识来指导，这一点多数人都是深信不疑的。问题在于它同哲学的关系。有的人认为，常识有时虽然是正确的，然而却是肤浅的、零碎的、缺乏论证的，因而不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决定论、反映论实际上都是一些常识，是经不起推敲的。现代哲学的任务，就是超越常识。这是西方比较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把哲学与常识对立起来了。常识确实是肤浅的、零碎的、缺乏论证的，常识中确实有不少错误的东西，然而常识就其整体